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四史”教育融合的内在逻辑与教学实效提升研究

吴华春¹, 王支柱²

1.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2. 广西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DOI:10.61369/ETI.2025120021

摘要： 推动“四史”教育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分析两者的内在逻辑，针对两者在当前融合实践面临的现实困境，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到评价机制进行全方位的路径探索，以期提升《纲要》与“四史”教育融合的实效性。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四史教育；课程融合；内在逻辑；教学实效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Logic of Integrating the "Out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with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Wu Huachun¹, Wang Zhizhu²

1. Guangxi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0

2.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0

Abstract： Integrating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Out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initiative i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the two and explores comprehensive pathways, ranging from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to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in response to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in their current integration. The aim i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ng the "Outline" with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Keywords： "Out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course integration; internal logic; teaching effectiveness

“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1]。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加强历史教育、筑牢意识形态阵地指明了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是开展历史教育、阐释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载体。而“四史”学习教育以其鲜明的政治属性和厚重的历史底蕴，为《纲要》课程教学注入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四史”教育融入《纲要》课程，并非简单的教学内容添加，而是基于二者深刻内在逻辑的必然选择，是提升思政课教学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关键环节。当前，尽管各高校已普遍开展相关探索，但在融合的深度与实效上仍存在提升空间。因此，系统厘清《纲要》与“四史”教育融合的内在逻辑，并针对现实困境探索教学实效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旨在就此展开深入探讨。

一、《纲要》与“四史”教育融合的内在逻辑

（一）教学目标的一致性：共同回答“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纲要》与“四史”教育的融合，根植于二者在教学目标、内容体系和价值功能等多个维度上的高度契合与深度关联。

《纲要》课程的核心教学目标在于，“帮助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

基金项目：2021年度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四史”教育融合成效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SZ112）。

作者简介：

吴华春（1978—），女，广西横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史研究；

王支柱（1980—），男，湖南邵阳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党建研究。

性，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2]。这一目标定位清晰地表明，《纲要》的教学重点并非单纯的历史知识传授，而是通过对历史进程与规律的阐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和价值判断。无独有偶，“四史”教育的目的同样在于“使广大学生明白为什么中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带领中国人民富起来和强起来”^[3]。二者都聚焦于阐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共同致力于引导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根本性问题^[4]。这种教学目标上的高度同构性，使得“四史”教育能够自然地嵌入《纲要》课程体系，为其实现育人目标提供更为聚焦和深化的内容支撑。

（二）教学内容的互补性与连贯性：构建完整的历史叙事谱系

从内容上看，《纲要》与“四史”构成了一个点、线、面相结合的历史叙事整体。《纲要》课程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为纵轴，系统阐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中华民族寻求独立、解放与复兴的宏大历程，构成了历史叙事的“主干”和“纲要”。而“四史”则是在这一主干上生发出的重要分支和深化拓展。党史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奋斗史；新中国史详细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与曲折探索；改革开放史生动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发展，以及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发展史则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宏大视野，为中国道路提供了深厚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渊源^[5]。特别是将“中华民族发展史”纳入形成的“五史”视角，更能从民族融合与复兴的悠长脉络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6]。因此，“四史”教育为《纲要》课程提供了更为丰富、具体和鲜活的历史细节与案例，使宏大的历史叙事更加有血有肉、可感可知，二者在内容上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一个逻辑严密、内容饱满的历史教育体系。

（三）教育功能的协同性：共同肩负立德树人与价值引领的使命

在教育功能上，《纲要》与“四史”教育共同承载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首先，二者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在当前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历史虚无主义企图歪曲、否定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四史”教育融入《纲要》，能够“有效地抵御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呈现客观、全面的历史事实，“将对历史评价的标准回归到实事求是的道路当中来”^[7]。其次，二者共同致力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习历史的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历史思维方法。“四史”教育是大历史观的具体体现，将其融入《纲要》，能够“引导学生利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历史问题，评价历史人物”，从而培养其历史思维能力和历史洞察力^[8]。最终，其共同的价值归宿在于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通过学习，学生能够“将个人追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9]，从而自觉担当起民族复兴的时代大任。

二、当前融合实践面临的现实困境

尽管融合的内在逻辑清晰，但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困境。

（一）教学内容整合不足，“融入什么”与“如何融入”把握不准

部分教师在融合过程中存在对“度”的把握失衡问题。或是因对“四史”内容不熟悉而导致“融入不足”，或是盲目、机械地嵌入，导致“融入过多”，主次不分^[10]。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缺乏对二者内容的系统性、有机性整合。有时融合流于表面，仅是简单的事件罗列，未能从历史脉络、理论逻辑和实践启示等层面进行深度挖掘与衔接，导致教学内容显得碎片化，未能有效形成“1+1>2”的聚合效应。

（二）教学方法与载体相对单一，学生主体性激发不够

当前融合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仍延续传统的教师主导的讲授模式，方法的创新性不足。这使得教学内容虽然丰富，但传授方式未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虽然已有探索提出情景教学、线上教学、翻转课堂等方法^[11]，但实践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仍显不足。特别是实践教学环节较为薄弱，丰富的红色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理论教学与实践体验结合不够紧密，影响了学生对于历史情感的共鸣和思想深处的认同。

（三）教师自身的“四史”素养与教学能力有待提升

教师是融合教学的关键实施者，其素养直接影响融合的深度与效果。“四史”教育涉及范围广、理论深度强，对教师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教师存在对“四史”的整体把握不够系统、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导致在教学中难以做到融会贯通、深入浅出^[12]。因此，提升教师的“四史”学术积淀和教学转化能力，是推动深度融合的紧迫任务。

（四）教学评价机制不完善，反馈改进功能弱化

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是检验融合成效、引导教学改进的重要指挥棒。目前，对融合教学效果的评价体系尚不健全，往往侧重于知识性考察，而对学生在历史思维能力、价值观念塑造等方面的提升缺乏有效的评估手段。评价方式单一，过程性评价重视不足，难以真实、全面地反映融合教学的实际效果，进而影响了教学反思与持续改进。

三、提升教学实效的路径探索

针对上述困境，提升《纲要》与“四史”教育融合的实效性，必须进行系统性的教学改革，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到评价机制进行全方位创新，推动融合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

（一）构建“一主线、多专题、活模块”的系统化教学内容体系

破解内容整合难题的关键在于进行顶层设计，构建一个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内容体系。以“民族复兴”主题统领教学主线。将中国近现代史置于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下，使“四

史”的内容服务于阐释“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核心命题。例如，在讲授“抗日战争”时，不仅要讲清战争过程，更要融入党史中关于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论述，联系新中国史中这场战争对民族精神重塑的意义，从而将孤立的历史事件串联到民族复兴的主线上。

实施“专题化”教学重组。打破教材原有的章节顺序，围绕“四个选择”中的核心问题，设计一系列融贯“四史”的教学专题。例如，可设立“伟大觉醒：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专题，将《纲要》中早期思想探索与党史中党的创建、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相融合；设立“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为什么要？”专题，将《纲要》中的改革开放历程与新中国史前三十年的探索经验、改革开放史中的重大决策细节相结合。这种专题化设计能使教学内容更加聚焦，逻辑关系更为清晰^[3]。

开发“立体化、活态化”教学模块。充分利用地方特色资源，开发本土化教学案例库，作为核心教学内容的有益补充。例如，广西各地高校可深入挖掘本地的红色文化、民族团结、边疆发展、对外开放等特色资源，将其转化为“活”的教学素材。如百色、河池的高校可重点融入百色起义、韦拔群革命事迹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料；桂林高校可依托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及其展现的英勇精神；地处首府的南宁高校则可聚焦中国—东盟博览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改革开放与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这些扎根八桂大地的“活模块”，能将宏大的国家叙事与学生熟悉的乡土情感和地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极大增强教学的真实感、亲和力 and 说服力^[8]。

（二）创新“线上线下、课内课外”一体化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改变单一讲授模式，关键在于以学生为中心，构建一个全方位、互动性强的学习场域。

深化“情景体验式”实践教学。将课堂延伸到历史现场，打造“行走的课堂”。组织学生赴革命遗址、博物馆、改革开放标志地等开展现场教学，通过“看、听、悟、行”的深度体验，使历史可知可感。例如，在革命纪念馆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微党课”等活动；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开展“寻找改革足迹”的社会调研。同时，积极利用VR/AR、全息投影等技术，在课堂上模拟历史场景，实现“身临其境”的学习效果，破解时空限制^[9]。

构建“网络互动式”线上课堂。建设“四史”教育在线开放课程或教学资源库，提供丰富的视频、文献、影像资料。利用学习通、雨课堂等智慧教学工具，开展线上主题讨论、答疑互动、小组协作。例如，围绕某一历史事件，组织学生在线搜集资料、进行辩论，教师进行引导和点评。这种模式不仅拓展了教学时空，更能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和协作学习的能力。

推广“研究参与式”课堂教学。在课堂上，减少教师单向灌输，增加基于问题的探究（PBL）、案例研讨、学术沙龙等环节。鼓励学生围绕“四史”与《纲要》融合中的学术前沿或现实关切问题，如“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等，进行小组研究并展示成果。这能将知识传授转变为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术

志趣和主体性^[10]。

（三）打造“专兼结合、研学互促”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教师是融合教学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必须多措并举提升其素养与能力。

建立“协同化”的师资培训与集体备课机制。定期举办“四史”专题培训班、教学研讨会，邀请党史文献研究员、社科专家等进行前沿讲座。建立跨校、跨区域的集体备课平台，共同研发融合教案、课件和教学案例。推行“思政教师+历史学者”的双导师制，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指导学生实践和理论研究^[10]。

完善“教研一体化”的教师发展激励体系。鼓励教师将“四史”融入《纲要》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作为科研课题，实现教学相长。将优秀的融合教学成果纳入教学业绩考核、职称评定体系，设立专项奖励，激发教师投入教学改革的内生动力。支持教师将研究成果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宣讲稿、网络文章，服务社会，提升影响力。

（四）健全“多维评价、持续改进”的形成性评价与反馈机制

科学的评价是引导教学改进的“指挥棒”，需改变单一的知识考核模式。构建“知识+能力+价值”三维评价体系。评价内容上，不仅要考查学生对基本史实的掌握（知识维度），更要注重评价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评价历史问题的能力（能力维度），以及通过论文、调研报告、课堂表现观察其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转变（价值维度）。强化“过程性评价与发展性反馈”。增加平时成绩在总评中的比重，关注学生在课堂讨论、小组展示、实践报告、在线互动等环节的表现。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学生学习档案，进行个性化分析。评价结果应及时、具体地反馈给学生，指出优点与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同时，建立教师教学反思机制，通过学生评教、同行评议、督导反馈等渠道，对融合教学效果进行诊断，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闭环，实现教学质量的螺旋式上升。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1-09(02)。
- [2] 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 [3] 吴慧：“四史”教育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思考[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5(3)：39-43。
- [4] 周苏娅：“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重维度[J]。思想教育研究，2021，37(4)：106-110。
- [5] 宋俭，廖玉洁：将“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20，26(7)：24-29。
- [6] 汤葆青：“五史”教育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原则与实施路径[J]。教育教学论坛，2025，15(15)：135-138。
- [7] 黄赫一：“四史”教育有效融入大学思政课的课例研究[J]。广东职业技术教育研究，2022，23(6)：151-154。
- [8] 刘苏庆：“四史”教育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路径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5，24(17)：168-170。
- [9] 李丹，徐晓凤：“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37(1)：84-89。
- [10] 刘迪，李中华：“四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37(5)：90-93。